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十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宣公 疏 正義曰魯世家云宣公名倭戎作接文公之子敬嬴所生以匡王五年即位是歲歲在壽星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卿爲君逆例在文四年 疏 注不譏至四年 正義曰文公喪未期此時已娶違禮不譏者此事甚惡言不待貶責而其惡自明也昭元年公羊傳曰春秋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

不貶絕以見罪惡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是其義也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傳云卿不行非禮也是卿爲君逆之例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稱婦有姑之辭不書氏史闕文

疏注稱婦至闕文 正義曰宣公母敬嬴在是有姑也夫人以姜爲姓舉姓而稱姜氏去氏稱姜則不成文義知不稱氏者史闕文也傳言新作延廐而經無作字是作傳之時經猶未闕於後經始闕耳此文傳亦無氏知是本史先闕故云史闕文而不云經闕文也史文既闕仲尼不正之者以無所褒貶故因其詳略也諸經所闕者或史文先闕仲尼不改或仲尼具文在後始闕公羊穀梁漢初始爲其傳見其闕文妄爲之說非其實也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喪娶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穀梁之意亦然先儒取以爲說服虔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

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杜不然者女之出嫁專由父母夫來取之父母許之豈得問禮具否拒逆昏姻之命從夫喪娶父母之咎自可罪其父母何以貶責夫人哉其貶責夫人當去夫人之號滅一氏字復何所明夫人之稱姜氏猶遂之稱公子也舍遂之族而去子稱公可乎亦知遂不可去子稱公夫人復安可以去氏稱姜也逆婦姜于齊以卿不行變文略賤此經貶遂不稱公子以成夫人之尊非略賤之事也詩責彊暴之男行不由禮陳其爭訟之辭述其守貞之意此豈是宣公淫掠而欲令齊女守貞哉

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

疏 注放者至以遠 正義曰舜典云流宥五刑孔安國云以流放之法寬五刑是放者有罪當刑而不忍刑之寬其罪而放棄之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者彼雖無罪君不用其言任令自去亦是放棄之義放

之與奔俱是去國而去情小異釋例曰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臣之事君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故傳曰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迫窘而出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為文仲尼修春秋又以所稱為優劣也言優劣者放者君含其罪緩步而出是其優也奔者止則懼死奔馳而去是其劣也昭八年楚人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與此胥甲父等皆甘心受罪黜其官位宥之以適遠方是實放而書放也襄二十九年傳稱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彼罪高止故實放而書奔也然則文十四年傳稱宋高哀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高哀無罪亦改放而書奔者放者緣遣者之意為義奔者捐去國之人立文據其所往之處皆是從外來耳高哀身來至魯自魯而稱來奔不書宋人之意故不得言放此乃外內之文異耳叛者以地適他稱叛入魯則稱來奔亦此

夏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魯以賂齊齊人不用師徒故曰取秋邾子來朝無傳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

疏注傳言至蓋闕○正義曰陳宋俱被楚侵明其並救二國傳稱救陳宋而經無宋字故設疑云蓋闕也服虔云趙盾既救陳而楚師侵宋趙盾欲救宋而楚師解去案經傳皆言侵陳遂侵宋陳在宋南是先侵陳去陳乃侵宋也若趙盾救宋而南救陳猶及楚師此則救宋安得不及楚也若言欲救宋而楚師解去則救陳之時楚師已向宋矣何以書救陳也蓋以陳既被侵方始告晉晉人起師救陳楚又移師侵宋晉師比至於鄭楚師既已去矣故諸國會于棐林同共伐鄭棐林鄭地明晉始至鄭

不得與楚相遇故竟無戰事言救陳宋者皆是致其意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不言會趙盾取於兵會非好會也棐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疏注晉師至林鄉　正義曰晉本興師為救陳宋但楚師已去故四國之君往會晉師與共伐鄭言于棐林者行會禮然後伐栢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扈伐鄭亦行會禮乃伐與此同也晉師趙盾為將不言會趙盾而言晉師者取於兵會非好會言所會會其兵非會其人故稱師案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注云卿不書禮不敵公知此非為趙盾不敵公侯稱師者沈氏云此會有宋公陳侯等猶成二年會于蜀有蔡許之君故知此非為趙盾不得敵諸侯但取於兵會彼會于瓦唯有公故知與此異耳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傳於此發者與還文不同故釋之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遂不言公子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公子當時之寵號非族也故傳不言舍族釋例論之備矣

疏注諸侯至釋之正義曰氏者位尊乃賜其臣之寵號具名氏所以尊君命言君命重故貴臣行行人貴則君命尊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者若宋華元衛元咺之類是也如魯卿公孫敖喪歸尚稱氏明生歸亦然其歸父意如叔孫婼不稱氏者各有所為與常例不同也會盟征伐具名氏者皆是尊君命也傳獨於此發者為其與還文不同故於此釋之釋例曰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曰脩先君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曰尊君命互發其義也注遂不

至備矣　正義曰公子亦是寵號其事與族相似魯臣有罪則數去其族族去則非卿今遂與夫人俱至物無兩大人不並尊若從夫人者尊則夫人卑矣故替其尊稱令從夫人者卑則夫人尊矣釋例曰往必稱族以示其重還雖在塗必舍族以替之所以成小君之尊是其義也成十四年叔孫僑如逆女及以夫人至其文與此正同彼傳云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此傳不言稱族舍族者釋例曰傳云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叔孫僑如逆女則往曰稱族還曰舍族然則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是言公子非族故與彼異文公子雖則非族稱舍亦與族同故其言尊君命尊夫人與彼亦使異也所以異者族必君賜乃稱之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不須待賜乃稱之月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

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於險**而立胥克**克甲之子**先辛奔齊**辛甲之屬大夫

【疏】注胥甲至於險　正義曰案彼傳胥甲與趙穿同罪放胥甲而舍趙穿者於時趙盾爲政穿是晉君之壻或本罪輕於胥甲故得無咎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

【疏】注篡立至位定　正義曰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諸侯自相推戴廢立不由天子篡弑而立則鄰國討之若與之會則序之於列成其爲君諸侯既已爲會則臣子不得復討若其殺之則與弑君罪同宣公殺子惡而取國當畏魯人討己心不自安納賂請會故既與齊會而公位乃定成十五年戚之會討曹成公成公得列于會後曹人請于晉曰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是列會則位定也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得會也**六月齊人取**

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僖三十一年濟西故曹地晉文以分魯宋人之弑昭公也在文十六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

疏 注文十至受賂 正義曰杜以傳言皆取賂而還必有二事乃得稱皆故指二扈之盟以充皆義劉炫云案傳數晉罪近發宋弑昭公前扈之盟文所不及何當虛指其事言皆取賂炫謂宋及晉平取宋賂爲魯討齊取齊賂也案此言會諸侯于扈文承宋人之弑昭公下知非十七年會于扈既取宋賂又取齊賂而稱

皆必爲十七年十五年二扈之盟者案十七年會于扈尋撿經傳全無爲魯討齊之事豈得違背經傳妄指十七年乎但宋弑昭公其罪既大故先言之爲魯討齊其失小故後言之劉炫以傳文先後顛倒又以會于扈爲十七年之事違背經傳而規杜非也取賂而還書本或云取齊賂而還撿勘古本及杜注意並無齊字文十七年宋及晉平唯受宋賂十五年會扈受齊賂耳傳言皆者皆齊宋也故知皆取齊賂者非也

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卒在文十三年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與晉師相遇熒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解揚晉大夫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崇秦之與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疏秦急崇正義曰崇是秦之與國故秦人急於援崇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報四解揚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競強也爲明年鄭伐宋張本

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得大夫生死皆曰獲例在昭二十三年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疏宋華至生獲帥　正義曰

此華元歸生及哀二年趙鞅罕達客主各言帥師者皆其將尊師衆故並具其文或於歸生之下無帥師之字脫耳

注得大至縣南　正義曰此獲華元生也哀十一年獲齊國書死也以此知生死皆曰獲昭二十三年傳云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傳言書曰是仲尼變例也

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衞人陳人侵鄭鄭爲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興諸侯之師將爲宋報恥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

疏注鄭爲至稱人　正義曰諸經貶諸侯之卿稱人者傳皆言其名氏此傳唯稱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諸侯之將不言名氏則實是微者非貶之也趙盾畏楚而還故貶之稱人釋例曰鄭受楚命伐宋大敗宋師獲其二卿此晉之不競也晉於是申命衆國大起其衆將以雪宋之恥取威定霸趙盾爲政而畏越椒之盛不敢遂其所志託辭班師失宋之心孤諸侯之望所以致貶也

秋九月乙丑

晉趙盾弒其君夷臯　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弒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政之臣例在四年

疏　注靈公至四年　正義曰釋例曰經書趙盾弒君而傳云靈公不君又以明於例此弒宜稱君也弒非趙盾而經不變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責執政之臣傳故特見仲尼曰越竟乃免明盾亦應受罪也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蓋爲教之遠防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無傳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　受楚命也　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　樂呂司寇獲不書非元帥也獲生死通名經言獲華元故傳特護之曰囚以明其生獲故得見贖而還　及甲車四百六十乘

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狂狡宋大夫輅迎也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易反易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疇昔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憾恨

也殄盡也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詩小雅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亡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畫馬為文四百匹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叔牂羊斟也卑賤得先歸華元見而慰之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牂知前言以顯故不敢諱罪既合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魯合猶荅也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將主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復

睅出目皤大腹棄甲謂亡師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于思多鬚之貌使
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
則那那猶何也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
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衆

疏

君子至戮也　正義曰軍法以殺敵爲上將軍臨戰必三令五申之狂狡失卽戎之禮違元帥之命曲法以拯鄭人宜其爲會也昭明也兵戎之事明此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能殺敵人是名爲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乃名爲毅言能殪殺以立功易之戮也反易此道則合刑戮也昭謂明曉此禮致謂達之於敵殺殪也能致用此意乃爲殪人言在軍對敵必須殺也尚書成湯數桀之罪以誓衆云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不從誓言予則孥

戮汝武王數紂之罪以誓衆云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爾所不勗其于爾躬有戮二王以至聖伐至惡尚誓衆使多殺是軍法務在多殺殺敵乃爲禮也公羊善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以爲文王之戰亦不過此武王之戰既知不然文王之戰豈當若是審如公羊之言文王未曉戰法其不能身定天下豈爲此乎　注疇昔猶前日也　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孔子謂子貢曰吾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閒鄭玄云疇昔猶前日也是相傳爲然　注畫馬爲文　正義曰謂文飾雕畫之若朱其尾鬣之類也　注見叔至來奔　正義曰叔牂卑賤故得先歸華元見而安慰之曰往奔入鄭軍者子之馬自然非子之罪叔牂自知前言已顯不敢隱諱乃對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已爲之叔牂既荅華元而即來奔曾耳服虔載三說皆以子之馬然爲叔牂之語對曰以下爲華元之辭賈逵云叔牂宋守門大夫華元既見叔牂牂謂華元曰子見獲於鄭者是由子之馬使然也華元對曰非馬自奔也其人

爲之也謂羊斟驅入鄭也奔走也言宋人贖我之事既和
合而我即來奔耳鄭衆云叔牂即羊斟也在先得歸華元
見叔牂牂即誣之曰奔入鄭軍者子之馬然也非我也華
元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女驅之耳叔牂既與華元合
語而即來奔魯又一說叔牂宋人見宋以馬贖華元謂
元以贖得歸謂元曰子之得來當以馬贖故然華元
曰非馬也其人也言己不由馬贖自以人事來耳贖事既
合而我即來奔杜以傳文見叔牂而即言曰則曰下皆當
爲華元之語不得爲叔牂之辭且以華元與賊人交語而
稱對曰謂歸國而言來奔皆於文不順又羊斟與叔牂當
是名字相配故不從三家而別爲之說采鄭氏來奔爲奔
魯耳合是要合言語故云合猶荅也　注植將主也　正
義曰周禮大司馬大役屬其植鄭司農云植謂部曲將吏
故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是植謂將領主帥監作者也巡功
謂巡城檢作功也　注睅出目皤大腹　正義曰說文云
睅大目也目大則出見故云出目也皤是腹之狀腹以大

爲異故爲大腹也 注于思多鬚之貌 正義曰賈逵以爲白頭貌成十五年華元爲右師距此三十二年計未得頭白故杜以爲多鬚貌亦是以意言之耳 犀兕尚多 正義曰釋獸云犀似豕郭璞曰形似水牛豬頭大腹庳脚脚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食角也小而不橢好食棘亦有一角者劉歆期交州記曰犀出九德毛如豕蹄有甲頭似馬吳錄地理志云武陵阮南縣以南皆有犀釋獸云兕似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云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制鎧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棆檢書傳犀兕二獸並出南方非宋所有假令波及宋國必不能多言尚多者苟以荅謳者耳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 伐崇在元年 遂圍焦 焦晉河外邑 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 陰地晉河南山北自

上洛以東至陸渾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競強也鬬椒若敖之族自子文以來世爲令尹姑益其疾乃去之欲示弱以驕之傳言趙盾所以稱人且爲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晉靈公不君失君道也以明於例應稱國以弒厚斂以彫牆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以草索爲之筥屬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

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雅也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詩大雅也衮君之上服闕過也

言服袞者有過則仲山甫能補之君能補過袞不廢矣常服袞也猶

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麑晉力士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

寐不解衣冠而睡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

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

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槐趙盾庭樹秋九月晉

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

之右車右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

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獒猛犬也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為己用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田獵也翳桑桑之多蔭翳者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見靈輒餓問其病靈輒晉人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宦學也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簞笥也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靈輒

爲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問所居不告而退不望報也遂自亡也輙亦去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乙丑九月二十七日宣子未出山而復晉竟之山也盾出奔聞公弒而還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逸詩也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憂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灋不隱（不隱盾之罪）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灋受惡（善其爲法受屈）惜也越竟乃免（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黑臀晉文公子）壬申朝于武宮（壬申十月五日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詛盟誓）自是晉無公族（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宦仕也爲置田邑以爲公族大夫）又宦其餘子亦

爲餘子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其庶子爲公行庶子妾子也掌率公戎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之中子屏季也曰君姬氏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女成公姊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盾狄外孫也姬氏逆之以爲適事見僖二十四年冬趙盾爲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當爲公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爲衰之適宰夫胹熊蹯　正義曰字書過孰曰胹命此宰夫胹熊蹯其蹯不至於孰以其違命故殺之　注畚以至筥屬　正義曰

周禮挈壺氏挈畚以令軍糧鄭衆云縣畚于廩假之處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廩說文云畚蒲器可以盛糧韓詩外傳云鮑焦挈畚采蔬遇子貢於道是畚可以盛糧盛菜以草索爲之今人猶有此器形制似筥故爲筥屬過朝以示人令衆懼也　將諫至繼之　正義曰言二人將欲相隨入諫士季謂盾曰子是尊卿今與子俱諫而不入則莫之能繼續爲諫會是卑卿請先往諫不入則子繼之　三進及溜　正義曰溜謂簷下水溜之處入門伏而不省起而更進三進而及於君之屋溜言迫於公之前也　趙盾至非禮　正義曰此言飲趙盾酒是小飲酒耳非正燕禮燕禮獻酬之後方脫屨升堂行無筭爵非止三爵而已其侍君小飲則三爵而退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鄭玄云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是三爵禮訖自當退也提彌明言此之時未必已過三爵假此辭以悟趙盾耳遂扶至嫳焉　正義曰服虔本扶作跣注云趙盾徒跣而

下走禮脱屨而升堂降階乃納屨堂上無屨跣則是常何須云遂跣而下且遂者因上生下之言提彌明言訖而遂不得爲趙盾遂也杜本作扶言扶盾下階也服虔云嗾㕧也夫語辭獒犬名公乃㕧夫獒使之嗾盾也釋畜云狗四尺爲獒是大犬之名以其使之噬盾故云獒猛犬也　注官學也　正義曰曲禮云宦學事師則二者俱是學也但宦者學仕宦學者尋經藝以此爲異耳　注簞笥也　正義曰鄭玄曲禮注云圓曰簞方曰笥然則俱是竹器方圓異名耳故以簞爲笥鄭玄論語注亦云簞笥也　注穿趙至弟子　正義曰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世族譜盾是衰子穿是夙孫是穿爲盾之從父昆弟之子也世本夙爲衰祖穿爲夙之曾孫世本轉寫多誤其本未必然也　注越竟至討賊　正義曰哀八年傳公山不狃云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注云未臣所適之國則可還奔命死其難如彼傳文雖則出奔臣義未絶此注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絶者以仲尼云越竟乃免出竟則

免責明其義已絕也襄三十年鄭人殺良霄傳曰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去國不稱大夫是爲義絕之驗且受君之命乃得爲臣今君欲殺已逃奔他國君之於臣既已絕矣臣之於君能無絕乎董狐云子爲正卿反不討賊明其威足討賊卿位猶在故責之耳我以君寵得爲國卿杖君之威故羣下用命亦既失位出奔國人不復畏我國內自有賊亂非我所能禁之故越竟得免由義絕故也不毋之言謂已以他故出奔非是君欲殺已閔其宗國冝還救之昭二十一年宋公子城以晉師救宋是其事也襄二十七年傳曰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彼是公之寵臣去國而行君服豈復責無罪而將見殺逃竄而得免死者皆令反服君乎禮檀弓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是言去國雖同本情有異不可以一槩論也　注黑臀晉文公子

正義曰周語單襄公云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毋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晉世家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毋周女也　初麗至公子　正義曰服虔云麗姬與獻公及諸大夫詛無畜羣公子欲令其二子專國杜雖不注義似不然若麗姬身爲此詛姬死即應復常何得比至於今國無公族豈復文襄之霸遂踵麗姬法乎蓋爲奚齊卓子以庶篡適晉國創其爲亂不用復畜公子案檢傳文及國語文公之子雍在秦樂在陳黑臀在周襄公之孫談在周則是晉之公子悉皆出在他國是其因行而不改成公今始革之故傳本其初也則是國內因麗姬之亂乃設此詛非麗姬自爲詛也若麗姬爲詛不須言麗姬之亂以言之亂知其創麗姬也自此之後雖立公族而顯者亦少唯有悼公之弟揚干悼公之子慭二人名見於傳昭十八年鄭人救火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以外更無其人良由偪於六卿不被任用故耳　注無公至之官　正義曰不畜羣公子故無公族是公族之官掌教公之子弟

也下注云餘子適子之母弟亦治餘子之政餘子屬餘子之官則適子屬公族之官也孔晁注國語云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是卿之適子屬公族也晉語云欒伯請公族悼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愼靖使茲四人者爲之脊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愼靖者脩之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是公族主教誨也　注餘子至之政　正義曰下庶子爲妾子知餘子則是適子之母弟也言亦爲餘子則知餘子之官亦治餘子之政令主教卿大夫適妻之次子也下云庶子爲公行掌率公之戎車則公行不教庶子然則卿大夫之妾子亦是餘子之官教之矣　注庶子至戎行　正義曰下句趙盾自以爲庶爲旄車之族則旄車之族即公行也掌車而謂之公行知其掌率公戎車之行列也　晉於至公行　正義曰此晉有公族餘子公行詩魏風有公族公路公行其公族公行既同公路似此餘子但餘子不主路車公路非餘子也當與公行爲一以其

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車行列謂之公行其實正是一官詩人變文以韻句耳周禮無此三官之名夏官有諸子下大夫二人掌國子之倅事與公族同也春官有巾車下大夫二人掌王之五路事與公行同也無與餘子同者天子諸侯禮異耳　注旄車至旄車　正義曰主公車行列謂之公行車皆建旄謂之旄車之族詩云孑孑干旄又曰建旐設旄是公車必建旄也周禮主車之官謂之巾車巾者衣也主衣飾之車謂之巾車此掌建旄之車謂之旄車之族盾本卿之適子其子世承正適當爲公族使辟屏季故更爲旄車之族自以身爲妾子故使其子爲妾子之官知非盾身自爲旄車之族而云使其子者旄車之族賤官耳盾身既爲正卿無容退掌賤職六年經稱晉趙盾衛孫免侵陳仍書於經非身退位故知使其子耳原同長而使趙括者沈氏云以其君姬氏之愛子故使之非正適也　注盾以至之適　正義曰族即屬也故官屬者父時舊官屬也將父時官屬與屏季使季爲族之正適也盾之此意

欲令身死之後使屛季承其父後爲趙氏宗主但晉人以盾之忠更使其子朔承盾後耳

經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牛不稱牲未卜日猶三望葬匡王無傳四月而葬速

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無傳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再與文同盟

疏注再與文同盟　正義曰蘭以僖三十三年即位文二年盟于垂隴七年于扈十四年于新城魯鄭俱在當言三同盟而云再者以扈之盟經文不序諸侯故不數劉炫規之非也

葬鄭穆公無傳

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言牛雖傷死當更改卜取其吉者郊不可廢也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祭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已有例在僖三十一年復發傳者嫌牛死與卜不從異

疏注言牛至而祭正義曰案經牛死在正月郊當用三月其間足得養牛牛雖一傷一死當更改卜取其吉者郊天之禮不可廢也牛死而遂不郊故爲非禮也不郊非禮則於禮得郊禮諸侯爲天子斬衰天王崩未葬而得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也引曾子問者舉輕以明重也初死以至於殯啓殯以至反哭於此之間五祀之祭不行耳既殯之後啓殯以前五祀之祭猶尚不廢郊天必不廢矣故鄭注云郊社亦然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玄云不敢以卑廢尊紼

輴車索禮天子殯於西序横輴車而塗之繫紼以備火災言越紼而行事是在殯得祭也案曾子問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謂尸唯三飯祝不侑勸其食食罷主人酌酒酳尸尸不酢主人曾子問又云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謂尸飯而侑勸訖酳尸尸酢主人酢訖又布祝席祝坐主人酌酒以獻祝獻畢而止故鄭注云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是也鄭又注彼云天子七祀言五者闗中言之案禮記祭法云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是其義也

晉侯伐鄭及延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延鄭地為夏楚

漫鄭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

周疆雒水出上雒冢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示欲偪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世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莫能逢之逢遇也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桀有

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載祀皆年)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言可移)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也)成王定鼎于郟鄏(郟鄏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疏(螭山至水神 正義曰螭山神獸形魅怪物先儒相傳爲然魯語仲尼云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則罔兩是木石之神杜以爲水神者魯語賈逵註云罔兩罔象言有夔龍之形而無實體然則罔兩罔象皆是虛無當總彼之意非神名也上句言山林川

澤則螭魅罔兩四神文十八年注螭魅山林異氣所生螭魅既爲山林之神則罔兩宜爲川澤之神故以爲水神也

注載祀皆年　正義曰釋天云唐虞曰載商曰祀周曰年孫炎云載取物終更始祀取四時祭祀一訖年取年穀一孰是載祀皆年之別名複言之耳律歷志云商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年

卜世至七百　正義曰律歷志云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過卜數也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武氏謀奉弟須及昭公子以作亂事在文十八年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

之亂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姞南燕姓夢天使與己蘭蘭香草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伯儵南燕祖以是爲而子以蘭爲女子名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媚愛也欲令人愛之如蘭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見信故欲計所賜蘭爲懷子月數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生子華子臧子

臧得罪而出（出奔宋）誘子華而殺之南里（在僖十六年南里鄭地）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在僖二十四年）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葉楚地今南陽葉縣）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洩駕鄭大夫）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在僖三十年）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姓宜爲姬配耦）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姞姓之女爲后稷妃）

周是以興故曰吉之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元寵元極也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大宮鄭祖廟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傳言穆氏所以大興於鄭天所啓也

疏夢天使與己蘭　正義曰此言天者皆非天也此既言天使與己蘭即云余爲伯儵伯儵即非天也伯儵不得自稱爲天天不得變爲伯儵明是夢者恍惚之言耳成五年晉趙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上天之神聰明正直寧當就淫亂之人降福以求食乎昭四年叔孫穆子夢天壓己弗勝號豎牛助而勝之若是上天之神寧當與豎牛爭力而

不勝也明皆恍惚之言或別有邪神夢者不識而妄稱天耳。朝于楚 正義曰諸侯大子稱行父事稱朝此公子士非大子亦稱朝者以大子稱朝故傳亦通言之其實合稱聘耳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莒郯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 秦伯稻卒 無傳未同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傳例曰稱臣臣之罪也子公實弒而書子家罪其權不足也 赤狄侵齊 無傳 秋公如齊 無傳 公至自齊 無傳 告于廟例在桓二年 冬楚子伐鄭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責公不先以禮治之而用伐）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楚人獻黿於鄭靈公（穆公大子夷也）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子公也子家歸生）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問所笑）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

也欲使揞動無效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先公爲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六畜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諸子家於公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弒君故書以首惡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弒君之罪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弒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來

世終爲不義改殺稱弒辟其惡名取有漸也書弒之義釋例論之備矣

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去疾子良名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堅也襄公將去穆氏逐羣兄弟而舍子良以其讓己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何爲獨留乃舍之皆爲大夫

疏注第二指　正義曰大射禮云右巨指鉤弦鄭玄云右巨指右手大擘也又曰設決朱極三鄭玄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小指短不用然則手之五指之名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也定十四年傳闔閭傷將指取其一屨注云

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履謂大指爲將指者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力大指爲多手之取物中指最長故足以大指爲將指手以中指爲將指其食指者食所徧用服虔云俗所謂啑鹽指也　黿　正義曰說文云黿大鼈也玄中要記曰千歲之黿能與人語　凡弑至之罪〻　正義曰晉語云趙宣子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則君臣之交猶父子也君無可弑之理而云弑君稱君君無道者弑君之人固爲大罪欲見君之無道罪亦合弑所以懲創將來之君兩見其義非故弑君之人以弑之爲無罪也釋例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羣物所以繫命故戴之如天親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事之如神明其或受雪霜之嚴雷電之威則奉身歸命有死無貳故傳曰君天也天可逃乎此人臣所執之常也然本無父子自然之恩末無家人習翫之愛高下之隔縣殊壅塞之否萬端是以居上者降心以察下表誠以感之然後能相親也若亢高自肆羣下絕望情義圮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離則位號雖存無以

自周故傳例曰弑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稱君者
唯書君名而稱國稱人以弑言衆之所共絶也稱臣者謂
書弑者主名以垂來世終爲不義而不可赦也然君雖不
君臣不可以不臣故宋昭之惡罪及國人晉荀林父討宋
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深見貶削懷諸賊亂以爲心
者固不容於誅也若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之公子比雖
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愼所以立也諸
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簒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書之
齊商人蔡侯班之屬是也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楚
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秦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衞人殺州
吁公子瑕之屬是也諸侯簒立雖以會諸侯爲正此列國
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定故殺不成
君者亦與成君同義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又云若有
罪則君列諸會矣此以會爲斷也經書趙盾弑君而傳云
靈公不君又以明於例此弑宜稱君也弑非趙盾而經不
變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責執政之臣傳特見仲尼曰越

竟乃免明盾亦應受罪也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古之慎疾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齊非所習也許止身爲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弒二者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蓋爲教之遠防也楚靈無道於民於例當稱國以弒公子比首兵自立楚衆散歸而靈王縊死故以比爲弒主也比既得國國人驚亂棄疾從而扇之比懼自殺皆棄疾之由故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也左氏義例止此而已其餘小異皆從赴也劉賈許潁以爲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弒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弒案傳鄭靈宋昭經文異而例同故重發以同之于弒其父又嫌異於他臣亦重明其不異既不辟別國之與人而傳云莒紀公多行無禮於國太子僕因國人以弒之經但稱國不稱人知國之與人雖言別而事一也杜言小異從赴者宋之蒙澤楚之乾谿俱是國內而弒捷不書蒙澤齊商人衞州吁俱是公子而州吁不稱公子諸如此類所有不同皆從赴也此弒君之例有君罪臣罪之異而諸侯出奔皆不書逐君

之人以罪臣者以君之見弒未必皆爲無道故立臣罪之文以見君有無罪死者國君而被臣逐悉是不能固位其罪皆在於君故杜諸侯出奔例云諸侯奔者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爲文者責其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蔡侯朱雖無罪據其失位出奔亦其咎也是說逐君無罪臣之文意也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子文子良之兄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

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而語助言必餒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般子文之子子揚子越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己為司馬賈為椒譖子揚而己得椒處子越又惡之惡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圄囚也伯嬴蔿賈也轑陽楚邑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烝野楚邑三王文成穆師于漳澨漳澨漳水邊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

氏戰于臯滸臯滸楚地伯棼射王汏輈及鼓跗著於丁寧伯棼越椒也輈車轅汏過也箭過車轅上丁寧鉦也又射汏輈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過車轅及王之蓋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䢵䢵國名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畜養也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弃諸夢中夢澤名江夏安陸縣

城東南有雲夢城虎乳之邧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通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伯比所淫者實爲令尹子文鬬氏始自子文爲令尹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

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疏注漳

澨漳水邊　正義曰釋例云漳水出新城沶鄉縣南至荊
山東南經襄陽南郡當陽縣入沮爾雅水邊之名唯有厓
涘岸滸無以澨爲水邊者但此云漳澨成十五年云決睢
澨睢漳皆水名與水名而言澨知澨是水邊也　及鼓跗
著於丁寧　正義曰車上不得置簨虡以縣鼓故爲作跗
若殷之楹鼓也言著於丁寧則丁寧是器晉語云伐備鐘
鼓聲其罪也戰以淳于丁寧儆其民也是丁寧戰之用也
周禮鼓人以金錞和鼓鄭玄云錞淳于也其形圓如碓頭
以金鐲節鼓鄭玄云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爲鼓
節是錞即淳于鐲即丁寧故先儒皆以鐲爲鉦之別名丁
寧即是鉦也　注兵車至之蓋　正義曰服虔云笠轂轂
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禦矢也一曰車轂上鐵也或曰
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轂杜以彼所以不安故改之而爲此說
亦是以意而言差於人情爲允耳　王使至是矣　正義

曰此是彊軍人之心耳息有此矢矢當有法不得無人學作唯三而已且射中王車由射之工不由矢善若其由矢王國猶有一矢何不一發以取越椒　注易其名　正義曰言越椒之亂合誅絶其族今更存立故命曰生言應死而重生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

經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高固齊大夫不書女歸降於諸侯

疏 注高固至諸侯　正義曰僖五年公孫茲如牟注云娶於牟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爲逆然則此高固亦是因來聘而自逆也經書公孫茲如牟是以聘爲文此高固以逆爲文不言聘者此二者皆以非君之命不得越竟請君行聘而因自逆妻本意爲逆不爲聘也從魯而出私娶輕而君命重故書聘不書逆自外而來則嫁女重而受聘輕故書逆不

書聘內外之異文耳諸侯嫁女於大夫則使大夫爲之主而書於經者行禮爲尊卑不敵故使大夫爲主耳其女適他族以先公之遺體許人必告於廟故書之耳嫁於諸侯者皆書其歸此不書歸者差降於諸侯也非齊夫人不得言歸于齊若言歸于齊高氏則下嫁於大夫非公之敵故不得書其歸也**叔孫得臣卒**無傳不書日公不與小斂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寧固反馬

疏注叔姬寧固反馬　正義曰傳言來反馬也據高固爲文耳嫌叔姬亦爲反馬故辨之二者各有所爲而相隨行耳女既適人當稱夫族宋蕩伯姬是其事也叔姬已適高氏而猶言子叔姬者以其漸歸於夫反馬乃成爲婦今始來反馬故以父母之辭言之

楚人伐鄭

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

姬焉留公強成昏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疏注公既至示過、正義曰凡公行還書者往反無咎喜之而告廟也公如齊見止來與高固爲昏方始得歸當以恥而不告亦復告廟飲至故依常書之以示過釋例曰凡反行飲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勳無勞告事而已若夫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故當克躬罪已不以嘉禮自終宜公如齊既已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曰書過也言書過者書之以示公過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此春秋新例故稱書曰而不言凡也、不於莊二十七年發例者嫌見迫而成昏因明之疏

注適諸至明之　正義曰俱是外來逆女適諸侯諸侯遣臣來逆則稱逆女紀裂繻來逆女是也適大夫大夫自來逆則稱所逆之字此高固來逆叔姬是也二文不同所以別尊卑也傳言卿自逆者別其與君逆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文與此同不於彼發例者嫌此高固見迫而成昏與常例或異故因此以明其不異也

冬來反馬也　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

疏　注禮送至示譏　正義曰禮送女適於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於夫若被出棄則將乘之以歸故留之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高固因叔姬歸寧遂親自反馬與之俱來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譏也儀禮昏禮者士之禮也其禮無反馬故何休據之作膏肓以難左氏言禮無反馬之法鄭玄荅之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

異也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衣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也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之義論之大夫以上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是說禮有反馬之法唯高固不宜親行耳杜言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士昏禮婦至其夕成昏質明贄見婦於舅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鄭玄云奠菜者祭菜也又記曰婦入三月然後祭行鄭玄云謂助祭也曾子問篇端稱孔子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鄭玄云謂舅姑沒者也是舅姑沒者以三月而祭因以三月爲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士昏禮又稱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於妻之父母

此高固親迎則不須更見故譏其親反馬也案杜注經云叔姬寧固反馬傳唯舉反馬不言寧者以寧是常事唯反馬非禮故傳舉其非禮者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爲明年晉衛侵陳傳

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無傳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子服周大夫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邢丘今河內平皋縣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

疾其民驕則數戰爲民所疾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殪盡也貫猶習

也周書曰殪戎殷周書康誥也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此類

之謂也爲十五年晉滅狄傳疏注殪盡至習也正義曰釋詁云貫習也殪死也言其死盡故

以殪爲盡盈其貫者杜以爲盈滿其心使貫習來伐劉炫

云案尚書泰誓云武王數紂之惡云商罪貫盈言紂之爲惡

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爲習也今知不然者以詩稱射則

貫兮先儒亦以爲習故杜用爲義得兩通劉直以尚書之

文而規杜過恐非也 周書曰殪戎殷 正義曰如杜所注

戎訓爲兵謂以兵伐殷而殪盡也殪字宜在下以周書本

文故其字在上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召桓公王卿士事不關魯故不書爲

成二年王甥舅張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屬之役蓋在此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二子鄭大夫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離下震上豐之離☲☲豐上六變而爲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弗過之矣不過三年間一歲鄭人殺之

【疏】注豐上至滅亡正義曰豐卦震上離下震爲動離爲明動而益明豐大之義豐卦上六變而爲純離之卦故爲豐之離也杜以筮得此卦爻變而爲彼卦可言遇觀之否遇坤之比耳此直口語不必是揲蓍而亦言豐之離者周易論變爲義故雖不筮論易者必以變言其義故言豐之離也杜又引豐上六至不覿凶皆周易之文也王弼以爲上六以陰處極而最在外不履於位深自幽隱

絕跡深藏者也蔀者覆鄣之物也豐大其屋又鄣蔽其家闇之甚也以甚闇而處大屋不能久享其利其屋雖大其室將空故窺其戶而闃然無人也經三歲而不能顯見則凶伯廖引此者義取無德而居乃屋不過三歲必滅亡

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疏 衛侯至來盟

正義曰文二年晉人以公不朝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去其族以厭恥也然則公與大夫對盟則爲恥辱此良夫來盟無貶責者彼公親朝晉晉侯不與公盟故遣大夫敵公是爲恥辱此不貶責者其君不得親來遣臣來與公盟不對彼君非爲恥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傳例曰不與謀也萊國今東萊黃縣

秋公至自伐萊 無傳

大旱 無傳書旱而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公即位衛始脩好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講議利害計成而行之故以相連及爲文若不獲已應命而出則以外合爲文皆據魯而言師者國之大事存亡之所由故詳其舉動以例別之

疏凡師至曰會　正義曰釋例曰與謀者同志之國彼我之計未定相與共謀講議利害計成而後行之故以相連及爲文不與謀而出師者謂不得已而應命故以外合爲文皆據魯而言之也公親會齊侯伐萊而傳以師出示例所以通卿大夫帥師者也魯既春會于曹以謀伐鄭夏遂起師而更從不與謀之文者屬公薨大子忽之位謀而納之非正故諱從不與謀之例若夫盟主之令則上行乎下非匹敵和成之類故雖或先謀

皆從不與謀之例成八年晉士燮來聘且言將伐郯下云會伐郯是也凡乞師者深求過理之辭執謙以備成其計故雖小國乞之於大國大國乞之於小國亦皆從不與謀之例臧宣叔郤錡是也傳以師出爲例是唯繫於戰伐而劉賈許穎濫以經諸及字爲義本不在例今欲強合之所以多相錯伐也杜言小乞大大乞小者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成二年臧宣叔如晉乞師是小國乞於大國也成十三年郤錡來乞師十六年欒黶來乞師十七年荀罃來乞師十八年士魴來乞師是大國乞於小國也與謀者心俱欲伐彼此同謀乞師者非彼所欲乞來爲已也我乞彼者彼不與我謀彼乞也小者我不與彼謀是故凡言乞者皆從不與謀之例宣叔是以小乞大郤錡是大乞小除晉乞魯以外更無大乞小者也以舉郤錡以辨乞小之事耳晉是盟主自是上行乎下例也無與謀之文不由郤錡乞師乃從不與謀之例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此無秋字蓋闕文晉用桓

子謀故【疏】注此無秋字葢闕文　正義曰苗秀乃名爲禾夏則無禾可取知此取必在秋此無秋字葢闕文

鄭及晉平公于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王叔桓公周卿士銜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歃者尊卑之別也晉侯之立也在二年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黃父即黑壤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疏】注慢盟至諱之　正義曰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云云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於時晉以譏愿弘多不與

公盟公不得與非國之[illegible]故書其同盟而顯言不與此時公實有罪為晉所執不得與盟是公之恥故諱而不書其盟若言諸侯實不盟公無所可與然

經八年春公至自會 無傳義與五年書過同 疏注義與五年書過同 正義曰被執不以為恥而亦告廟飲至故書之以示過也故杜云義與五年書過同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無傳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 疏注蓋有至禮也 正義曰下言其卒故疑有疾而還遂也聘禮曰賓入竟而死遂也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哀公十五年傳曰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是入所聘之竟則當遂行黃是齊竟遂以疾還非禮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有事祭也仲遂

卒與祭同日略書有事爲繹張本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閒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也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内舞去籥惡其聲聞

[疏]注有事至書地　正義曰有事祭也者謂禘祭也釋例以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稱禘于武公則知此言有事亦是禘也祭之日仲遂卒不言禘而略言有事者禘事得常不主書禘爲下繹祭張本耳上言公子遂如齊此言仲遂卒不言公子者此書有事爲仲遂卒而書之與上相連猶是一事因上行還閒無異事省公子之文從可知也衞氏難杜云其閒有卒巳有事于大廟何得爲閒無異事秦氏釋云有事于大廟是爲仲遂卒起文止是一事故云閒無異事也既不書公子而稱仲遂者時君所嘉寵故稱其字非義例也定五年傳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房是魯地卒於竟内故

不書其地○是齊地非魯竟故書地也　注繹又至聲聞

正義曰繹又祭釋天文孫炎云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穀梁傳云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天子諸侯謂之爲繹少牢饋食大夫之禮也謂之賓尸釋詁云繹陳也是陳昨日之禮以賓敬此尸也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是萬爲舞名禮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干楯也戚斧也此舞者左手執楯右手執斧故謂之武舞言王者以萬人服天下故以萬爲名詩言碩人之舞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鄭玄云籥如管六孔何休云吹之以節舞也故吹籥而舞謂之文舞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故去其有聲而不知廢繹納舞去籥惡其聲聞也尋杜注意直云萬舞名又注隱五年亦直云萬舞也下問羽數則萬是舞之大名不取公羊萬是干舞之義則執羽吹籥是爲萬舞故杜云納舞去籥惡其聲聞是無干舞籥舞之別

名也沈氏云案曾子問嘗禘郊社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廢則卿喪不廢正祭繹是又祭爲輕故當廢之

戊子夫人嬴氏薨無傳宣公母也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無傳月三十日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敬謚嬴姓也反哭成喪故稱葬小君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克成也

疏注敬謚　正義曰謚法夙夜勤事曰敬　雨不至克葬　正義曰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彼云乃此云而者公羊傳曰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何休云難者臣子重難不得以日葬其君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昃日昳久故言乃左氏無傳杜又不説或如公羊之言或是史家

冥游城平陽今泰山有平陽縣楚師伐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經在仲遂卒下從赴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蓋記異也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舒蓼二國名楚子疆之正其界也及滑汭滑水名盟吳越而還吳國今吳郡越國今會稽山陰縣也傳言楚彊吳越服從

疏注舒蓼二國名　正義曰舒蓼二國名者蓋轉寫誤當云一國名案釋例土地名有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爲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其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劉炫以杜爲二國而規

之非也

[疏]吳越而逐　正義曰譜云吳姬姓周大王之子大伯仲雍之後大伯仲雍辭其弟季歷而去之荊蠻自號句吳句或爲工吳言發聲也大伯無子而卒仲雍嗣之當武王克殷而因封其曾孫周章於吳爲吳子又別封章弟虞仲於虞虞自太伯五世而得封十二世而晉滅虞虞滅而吳始大至壽夢而稱王壽夢以上世數可知而不紀其年壽夢元年魯成公之六年也夫差十五年獲麟之歲也二十三年魯哀公之二十二年而越滅吳越姒姓其先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自號於越於者夷言發聲也濱在南海不與中國通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魯定公五年始伐吳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越王元年魯定公之十四年也魯哀公二十二年句踐滅吳霸中國卒春秋後七世大爲楚所破遂微弱矣外傳曰芊姓越是越本楚之別封也或非夏后之後也

晉胥克有蠱疾惑以喪志　郤缺爲政代趙盾　秋廢胥克使趙

朔佐下軍朔盾之子代胥克爲成十七年胥童怨郤氏張本冬葬敬嬴

旱無麻始用葛茀記禮變之所由茀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以下柩

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懷思也。疏注記禮至下柩　正義曰禮記諸言自其始者皆與後人爲始此云始用葛茀則自此以後常用葛故云記禮變之所由茀字禮或作紼或作綍繩之別名也周禮遂人大喪屬六紼天子用六也喪大記君葬用四紼大夫士葬用二紼是紼者所以引柩也於殯則已有之繫於輴車以備火災有災則引柩以辟火及葬則用之以下柩也　雨不至懷也　正義曰曲禮云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鄭玄云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取之屬也然則先近日先卜上旬不吉卜次旬又不吉卜下旬喪事則

先卜下自卜葬先卜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欲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舉葬先遠日以證為雨而止禮也王制云庶人葬不為雨止者鄭玄云雖雨猶葬禮儀少也

城平陽書時也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言晉楚爭強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公至自齊無傳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無傳秋取根牟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八月滕子卒未同盟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卒於竟外故書地四與文同盟

九月無辛酉日誤 疏注卒於至日誤　正義曰釋例邑是鄭地故云卒於竟外黑臀以二年始立而云四與文同盟者杜注春秋又爲釋例前後經傳勘當備盡豈晉侯二年始立不于文公之世而云四與文同盟必是後寫之誤蘇氏亦以爲然劉炫以此規杜非也其君卒或書地或不書地皆從赴令云卒於竟外故書地者據晉侯實在竟外卒非以爲例也劉炫云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鄵昭二十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竟内亦書地非竟外九月無辛酉者下有十月癸酉杜以長歷推之癸酉是十月十六日辛酉在前十二日耳故云九月無辛酉上有八月下有十月非月誤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無傳三與文同盟

注三與文同盟　正義曰鄭父燬以僖二十五年卒鄭代立其年盟于洮二十六年于向二十八年于踐土文七年于扈十四年于新城唯二與文同盟云三者以二三字體相近轉寫之誤耳若其不然杜無容不委劉炫以此規杜

非也

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

疏

注洩冶至書名　正義曰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貴之而不名此書洩冶之名是不爲春秋所貴故書名傳稱臣者所以治煩去惑是以伏死而爭則直諫者臣之盡忠之事洩冶忠諫而死不爲春秋所貴者釋例曰魯哀之可諫者甚衆未聞仲尼之哲言至於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求討不義顯事施舍足以致益者固人臣之所當造膝也若乃情色之惑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臣子而欲顯直於其君父適所以益謗而致罪也陳靈公宣淫悖德亂倫志同禽獸非盡言所救洩冶進無斥濟遠策退不危行言孫安昏亂之朝慕匹夫之直忘蘧氏可卷之德死而無益故經同罪賊之文傳特稱仲尼以明之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此其義也是

説不貴洩冶之意也然則比干諫紂而死孔子稱殷有三仁焉善比干者家語云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洩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固當以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志存於仁者也洩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是言洩冶之行不得同於比干之意也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徵召也言周徵也徵聘不書微加諷喻不指斥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秋取根牟言易也滕昭公卒爲宋圍滕傳會于扈討

不睦也謀齊陳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無將帥晉侯卒于扈乃還

疏注不書至將帥○正義曰僖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彼注云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慭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彼以師屬晉而經書其師此亦不書者彼雖公卿不行仍有大夫帥之將卑師衆故稱師耳此則全無將帥以兵付晉非入晉軍林父獨自帥之故唯書林父伐陳也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衵服近身衣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

效焉 宣示也 且聞不令君其納之 納藏祖服 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國無道危行言孫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 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 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 柳棼鄭地 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經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無傳齊人歸我濟西田元年以賂齊也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己巳齊侯元卒未同盟而赴以名齊崔氏出奔衛齊略見舉族出因其告辭以見無罪疏注齊略至無罪正義曰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既薨高國二家恐其藉前世之寵又有寵於新君故畏其偪己因君薨而逐之崔杼未有罪也齊人疑其專故不言其名略言崔氏見其舉族出奔耳及仲尼脩之大夫出奔無罪不名不名即是無罪故因告稱氏而書氏以見無罪若貴之或稱官或稱字如司城子哀之類是也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無傳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徵舒陳大夫也靈公

惡不加民故稱臣以弒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無傳歸父襄仲之子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鄭及楚平故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者公羊以爲天王之母弟然則字季子天子大夫稱字【疏】注王季至稱字○正義曰公羊傳曰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是公羊以爲天王之母弟也母弟而稱季子然則字季子也天子大夫例稱字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母弟稱弟此不言王弟者釋例云朝聘會盟嘉好之事此兄弟之篤睦非義例之所興故仍舊史之策書或稱弟或稱公子是由義無所見故因其舊文其相殺害乃稱弟以示義耳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疏】注繹邾至

繹山 正義曰文十三年傳稱邾遷于繹則繹爲邾之都矣更別有繹邑今魯伐取之非取邾之都也亦因繹山爲名葢近在邾都之旁耳 大水無傳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會葬成君故奉君命使也 饑無傳有水災嘉穀不成 楚子伐鄭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公比年朝齊故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高國二家齊正卿 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典策之法

告者皆當書以名今齊特以族告夫子因而存之以示無罪又言且告以族不以名者明春秋有因而用之不皆改舊

凡諸侯之大夫違違奔放也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上某出者姓下某出者名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玉帛之使謂聘不然則否恩好不接故亦不告

疏 法典策至改舊 正義曰傳言且告以族不以名知法當以名告而齊人誤以族告也釋例云若乃稱司城以貴效節於府人書歸父之還以善復命於介因齊人告辭以著其無罪蓋隨事以示褒貶也傳既云書曰崔氏以明非罪復云且告以族不以名知典策之書舊當以名通也齊國雖繆以族告適合仲尼所褒之實因而不革以示無罪且明春秋之作或因仍舊史成文不必皆有改也何休膏肓以爲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蘇氏釋云崔杼

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春秋之時諸侯相征伐猶尚不識世卿雖曰非禮天子何由獨責又䢵駁異義引尚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然則興滅繼絕王者之常譏世卿之文其義何在　注違奔放也○正義曰釋例曰迫窘而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爲文是言違兼奔放也　注上某至某名○正義曰若言崔氏之守臣杼也大夫受氏當世守宗廟故謂之守臣言守宗廟之臣也僖十二年管仲云天子之二守高國在彼謂天子命之爲守國之臣與此異也知此異於彼者豈天子命者出奔乃得告於諸侯餘臣出奔不得告也且下句云失守宗廟知守臣謂守宗廟之臣非守國也天子賜姓諸侯賜族對文則姓與族別散文則可以通禮謂族人爲庶姓故云上某出者姓其實正是族也○注玉帛之使謂聘　正義曰聘禮曰執玉致命執帛致享故云玉帛之使謂聘也下注云恩好不接故亦不告又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注云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則杜

意以為奔者之身嘗有玉帛之使於彼國已經相接則告之若奔者未嘗往聘恩好不接則不告唯告奔者嘗聘之國餘不告也劉炫以為玉帛之使謂國家有交好之國皆告非指奔者之一身

公如齊奔喪

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

靈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徵舒已為卿年大無嫌是公子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

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鄭及楚平

前年敗楚師恐楚深怨故與之平

諸侯之師伐

鄭取成而還秋劉康公來報聘（報王叔子之聘劉王季子也其後食采於劉）師伐邾取繹（爲子家如齊傳）季文子初聘于齊（齊侯初即位）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侯小恐爲齊所討故往謝）國武子來報聘（報文子也）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潁水出河南陽城至下蔡入淮）諸侯之師戍鄭

疏（注潁水至入淮　正義曰釋例曰潁水出河南陽城縣陽乾山東南經潁川汝陰至淮南下蔡縣入淮也）

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以四年弒君故也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改葬幽

公謚之曰靈 疏 注以四至卿禮 正義曰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然則子家上大夫棺當八寸今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耳不知斲薄之使從何禮也 幽公 正義曰謚法動靜亂常曰幽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楚復伐鄭故受盟也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無傳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爲會主欑函狄地 疏 注晉侯至狄地 正義曰凡諸侯聚會魯不與者皆歷序諸國云會于某地上盟于辰陵即其事也狄從諸夏序列亦然僖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是也此異於彼而云晉侯會狄是狄在彼地

晉往會之故傳說晉大夫欲召狄郤成子勸其勤是晉侯自往故以狄爲會主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襄十年會吳于柤其意與此同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

疏注不言至辭也　正義曰討賊辭者言弒君之賊人人皆欲殺之作舉國共殺之文故不言楚子也襄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亦是討賊但衛人自殺其臣故稱大夫徵舒非楚之臣不得言殺其大夫諸故殺及執他國之臣皆不言某國大夫者以人臣卑賤故沒其爵號而空書名氏

丁亥楚子入陳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

疏注楚子至之後　正義曰案傳楚子爲陳討夏氏亂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此經先書殺夏徵舒後書入陳者據先後事實爲文故杜注云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是其事

也劉炫云楚子入陳乃殺徵舒經先書殺徵舒後言入陳者以楚子本意止欲討賊無心滅陳及殺徵舒滅陳爲縣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於例不有其地故云入陳言楚人既殺徵舒楚子乃復入陳納二子於陳入陳之文爲下納張本傳云書曰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入納連文是入爲納也昭八年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于越殺陳孔奐彼心欲滅陳此則主爲討賊無心滅陳而復封之君子善其自悔故退入陳於下隱其縣陳之過若其不然當云楚子入陳殺夏徵舒如此則楚子本爲入陳因入乃討陳賊則是惡楚子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弒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讎內結強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弒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

疏 注二子至復之 正義曰二子與君淫昏致使君死國亂實罪人也今楚子入

陳而納之乃是納罪人也討應罪楚子而傳言書曰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既善楚子有禮則是恕彼之過故杜迹其合恕之由言賊討國復是二子之力其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賈逵云二子不繫之陳絕於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案子糾捷菑皆不繫國自是例之常賈說非也釋例云賈氏依放穀梁云稱納者内難之辭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言書有禮不可言内難也陳縣而見復上下交驩二人雖有淫縱之闕今道楚臣陳賊討君葬威權方盛傳稱其禮理無所難此先儒説之不安也杜言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者此傳云陳侯在晉襄二十五年傳云夏氏之亂成公播蕩是也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

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傳言楚與晉狎主盟楚左尹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王待諸郔郔楚地令尹蔿艾獵城沂艾獵孫叔敖也沂楚邑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無慮計功以授司徒司徒掌役量功命日命作日數分財用財用築作具平板榦榦楨也稱畚築量輕重畚盛土器程土物為作程限議遠邇均勞逸略基趾趾城足略行也具餱糧餱乾食也度有司謀監正事三旬而成十日為旬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

使民 注艾獵孫叔敖 正義曰服虔亦云艾獵蒍賈之子孫叔敖也此年云令尹蒍艾獵明年云令尹孫叔敖明一人也世本艾獵為叔敖之兄世本多誤本不必然 注封人至計功 正義曰周禮封人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鄭玄云慮事者封人也於有役司馬與之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也是封人主造城邑計度人數此云使封人故云其時主築城者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無則慮之訖則計功也史書多有無慮之語皆謂揆度前事也 注榦楨也 正義曰釋詁云楨翰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翰所以當牆兩邊鄣土者也彼楨為榦故謂榦為楨謂牆之兩頭立木也板在兩旁鄣土者即彼文翰也平板榦者等其高下使城齊也 稱畚築程土物 正義曰畚者盛土之器築者築土之杵司馬法輦車所載二築是也稱畚築者量其輕重均負土與築者之力也程土物謂鍬钁畚舉之屬為作程限備豫也 晉郤

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赤狄潞氏最強故服役衆狄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勤則功繼之詩曰文王既勤止詩頌文王勤以創業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弑君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轘車

殺之栗門 陳城門 因縣陳滅陳以為楚縣陳侯在晉靈公子成公午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辭也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

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爲愈於不還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沒其縣陳本意全以討亂存國爲文善其復禮

疏注少西至之名正

義曰禮以王父字爲氏微舒以夏爲氏知子夏是字少西是名言少西氏者氏猶家也言將討少西之家　以諸侯討而戮之　正義曰經無諸侯而云以諸侯討之諸侯皆慶者時有楚之屬國從行也十二年邲之戰經不書唐而傳云唐侯爲左拒昭十七年長岸之戰經不書隨而傳言使隨人守舟明此時亦有諸侯但爲楚私屬不以告耳

謂之夏州　正義曰謂之夏州者討夏氏鄉取一人以歸楚而成一州故謂之夏州　注沒其至復禮　正義曰言入陳納人爲有禮也直言入陳納人是沒其縣陳本意言陳國見存入而納此人耳是全以討亂存國爲文所以善其得禮

厲之役鄭伯逃歸蓋在六年自是楚未得志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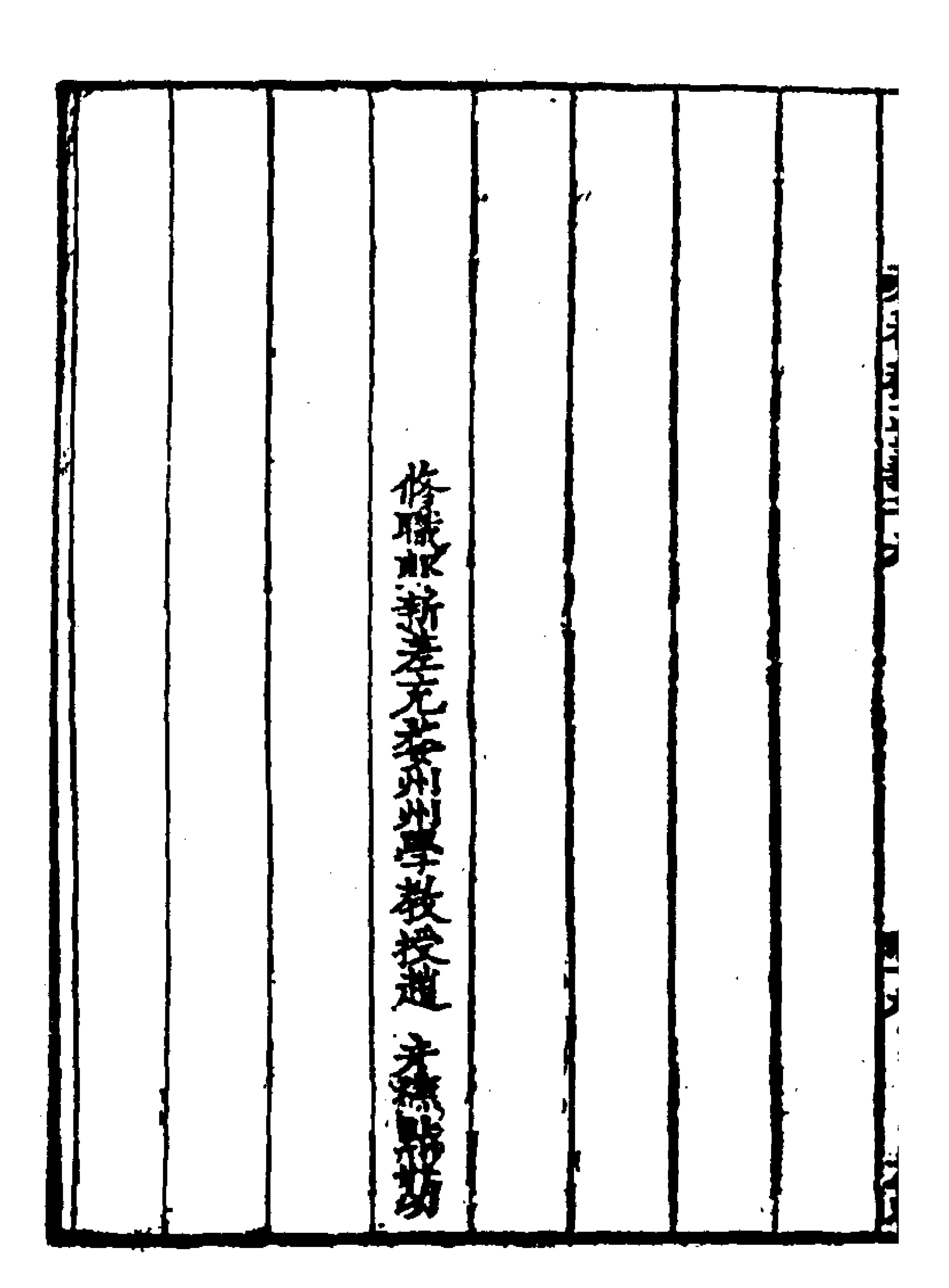
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爲明年楚圍鄭傳十年鄭又楚平既無其事辰陵盟後鄭徼事晉又無端跡傳皆特發以明經也自厲之役鄭南北兩屬故未得志九年楚子

伐鄭不以黑壤與伐遠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注爲明王義也

疏 正義曰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謂經無之也鄭微事晉又無端跡亦謂經所無也傳若不發此語不知楚以何故明年忽然圍鄭爲此特發此傳以明後年圍鄭之經也自厲役以來鄭南北兩屬不專心於楚故楚未得志而明年圍之七年晉爲黑壤之會鄭伯在焉厲役在黑壤之前九年傳言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事在黑壤之後而彼傳不以黑壤與伐而遠稱厲之役者楚子之志所恨在於厲役遠歸不爲黑壤會晉故也上指厲役下指辰陵中包黑壤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春秋正義卷第十六



修職郎新差充婺州州學教授趙　孝然點勘